

《周易》之時宜觀

劉錦賢*

摘 要

《周易》歷史源遠流長，不只是占筮之書，亦是修德之資。《易傳》之義理，實乃《周易》古經調適上遂之發展。《周易》經傳所以教人者多矣，本論文擬從「時宜」一義伸述之，其大要如下：

一、成德以應天：君子要從變易之世事中，踐行不易之常理，以成其德。成德而在自修、接物或化民各方面，皆能相應於天德，乃行合時宜之基礎。

二、變通以盡利：時移則勢異，禮制惟有靈活變通，與時俱進，方有利於民生之需要與國家之發展，而成就功業。舊朝代苟失民心，須變革成新朝代；置身險境之中，須及時行動以化解之。變故以生新，方能充分彰顯美善。

三、因時以存義：儒家之言時宜，並非由於利害之考量，而是基於德

*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義之踐行。君子之上下進退，並無定執，惟視心之所安與義之所在。國家之治理，個人之作息，皆當隨時而動，而得其宜。孔孟出於悲憫以濟世，雖居亂世而不隱，亦屬因時以存義，而尤見精神之偉大。

四、知幾以安身：能照察心念之隱微，洞見事情之徵兆，是謂知幾；知幾則能去邪從正，避免惡果，以安其身。苟能至誠無息，承體起用，則所當之幾，皆是寂感之真幾。此心定靜不妄動，則能見微知著，凡事應付裕如。

五、承難以遂志：君子窮不失義，素患難行乎患難，對於人生之無可奈何處，不刻意避凶趨吉，而能堅定善志，順受正命。大人發揮剛強中正之道以處困，生命得其貞定，是以能俯仰不愧，而全其天德。

關鍵詞：周易、時宜、變通、德義、知幾、患難

《周易》之時宜觀

劉錦賢

一、前言

《周易》包括經與傳二部分，卦象、卦名、卦辭與爻辭爲其經，釋經之〈彖〉、〈象〉、〈繫辭〉（各分上下）及〈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等十翼爲其傳。經雖不必爲文王、周公所作，但在周初已經完成。傳經長期累積，在戰國結束之前大體已備；¹此雖非出於孔子之手，卻是儒者解經、論經之義理，而爲孔子思想之繼承與推展。班固以爲《周易》「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且視六藝之文，《樂》、《詩》、《禮》、《書》、《春秋》等五者乃仁、義、禮、智、信等五常之道，此五者「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²足見《周易》歷史之源遠流長，及其在群經中

¹ 朱伯崑曰：「十翼基本上成于先秦，乃戰國時期的著述。」並同意成於「戰國後期說」之觀點。見《易學哲學史·修訂本第一卷》，頁 48，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0 年 9 月初版。

² 見《漢書·藝文志》，頁 434，頁 438，臺北，宏業書局，民國 61 年 11 月再版。

之重要地位。

《周易》之原始材料為占筮之文辭，然寫定經文者則益之以其人生哲理之體會，並加以潤飾。戴璉璋先生贊賞《周易》古經作者「學識淵博，想像力活潑，而且具有文學才華。」³可見此經兼具史學、哲學與文學之價值。就經與傳之關係言，朱子以為二者當分別看待，「須是將伏羲畫底卦做一樣看，文王卦做一樣看，文王、周公說底〈彖〉、〈象〉做一樣看，孔子說底做一樣看」⁴。而王船山則以為孔子「既釋彖爻之辭，而慮天下未審其歸趣，故〈繫傳〉作焉」；是故「求彖爻之義者，必遵〈繫辭〉之旨」。且以為〈爻〉依於〈彖〉，「以〈彖〉之經，求〈爻〉之權，未有不鍼芥相即。」是故經傳作者「四聖同揆，後聖以達先聖之意，而未嘗有損益」，並批朱子之說為「大謬不然」。⁵夫經與傳編成之時代既不同，二者之思理自難完全一致。然周初敬德保身之思想，往往出現於《周易》古經之中，為此後士大夫所繼承；至孔子及其後學，乃益發揚光大，並充分顯示於十翼之中。由此觀之，則《周易》經與傳之作者，實有其慧命之前後呼應；是以戴璉璋先生曰：「在《易》學的基本精神上，《傳》不但未違異於《經》，而且還可以說是對《經》作了最好的繼承與發展。」⁶

王弼之注《周易》，雖雜以老莊，但一轉漢《易》之重象數者以言義理；至程伊川，則純以儒理釋易矣。朱子之思想方向，雖有承於伊川，但對《易》之性質，則自有主張。彼以為對《易》，「須以卜筮之書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

³ 《易傳之形成及其思想》，頁 27，臺北，文津出版社，民國 78 年 6 月臺灣初版。

⁴ 《朱子語類·卷第六十七 易三，綱領下，三聖易》，頁 1655，文津出版社，民國 75 年 12 月出版。

⁵ 《船山易學·周易內傳發例》，頁 618-9 及頁 605，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民國 63 年 12 月臺景印初版。

⁶ 《易傳之形成及其思想》，頁 4，臺北，文津出版社，民國 78 年 6 月臺灣初版。

⁷然朱子之《周易本義》，除兼及卜筮外，畢竟多說義理；但彼以為如此說《易》，不能無憾。⁸實則春秋時人已有以德養解釋卦爻辭者。如魯穆姜淫於叔孫喬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方其占筮以決定自身之去從時，對〈隨〉之卦辭「元亨利貞，无咎」釋之曰：「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弃位而姤（淫之別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⁹此從反省本身品德之不正著眼，而對占筮所得之卦辭作解釋。南蒯將叛季氏，筮得〈坤·六五〉之爻辭「黃裳，元吉」，彼乃「以為大吉」。子服惠伯則告之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關也，筮雖吉，未善也。」¹⁰此從對方忠信美善之有關，勸其不可行險以傲倖著眼，對占筮所得之爻辭作解釋。戴璉璋先生曰：「根據《左傳》、《國語》兩書記載，人們在談論《易》筮時所表現的義理思想，大致可用『《易》不占險，筮必配德』兩句話來加以概括。」¹¹惠伯之說，「《易》不占險」之例也；穆姜之釋，「筮必配德」之例也。既是如此，直就德行之良窳及事情之當為與否，即可對本身之行為作一決斷，而無所事於占筮。「卜以決疑，不疑何卜？」¹²只有當吾人於事理見不分明，而無

⁷ 《朱子語類·卷第六十六 易二，綱領上之下，卜筮》，頁 1622，臺北，文津出版社，民國 75 年 12 月出版。

⁸ 先生於《詩傳》，自以為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為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朱子語類·卷第六十七 易三，綱領下，三聖易》，頁 1655，臺北，文津出版社，民國 75 年 12 月出版。）

⁹ 《左傳·襄公九年》；《左傳注疏》，頁 526-527，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

¹⁰ 《左傳·昭公十二年》；《左傳注疏》，頁 792-793，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

¹¹ 《易傳之形成及其思想》，頁 33，臺北，文津出版社，民國 78 年 6 月臺灣初版。

¹² 此《左傳·桓公十一年》楚鬥廉對若敖之言；《左傳注疏》，頁 122，臺北，藝文印書館，

所適從時，或可求助於卜筮，以定去向。荀子云：「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¹³「善為易者不占。」¹³占筮只為文飾，以示重視國家與人生大事，而與所求無關；君子於善惡成敗之幾若見得分明，則占筮為多餘。張橫渠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喻之以君子之義。」¹⁴屏絕利害得失之計較，純從德養義理以觀《易》，是乃君子應有之態度。王陽明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僞耳。」¹⁵此言卜筮之作用在「神明吾心」，以補吾人之「自信不及」處，乃從天道至誠無偽及天人感通之理以言卜筮者；是乃卜筮意義之擴大，而歸結於心意之真誠。

《易緯·乾鑿度》云：「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¹⁶在簡易、變易與不易三義之中，以「變易」為《周易》之根本義。所謂「簡易」，謂以〈乾〉、〈坤〉統攝一切變化；所謂「不易」，謂在變化之中可見天人之常理。《莊子·天下篇》云：「《易》以道陰陽。」¹⁷司馬遷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易》以道化。」¹⁸可知自先秦至漢，皆從陰陽之變化以言易。孔穎達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陰陽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出，孕萌庶類，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

十三經注疏本。

¹³分見《荀子》之〈天論〉及〈大略〉；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540 及頁 798，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 66 年 2 月 4 版。

¹⁴《正蒙·大易》或《橫渠易說》；《張載集》，頁 48 或頁 229，臺北，里仁書局，民國 70 年 12 月。

¹⁵《傳習錄·卷三》；《王陽明全集》，頁 10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8 月 1 版 3 刷。

¹⁶《易緯是類謀外四種·易緯乾鑿度卷上》，頁 1，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76 年 6 月 1 版。

¹⁷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1067，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民國 63 年 3 月臺影印 1 版。

¹⁸《史記·太史公自序》；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 1337，臺北，宏業書局，民國

之功。然變化運行，在陰陽二氣。……謂之爲《易》，取變化之義。」¹⁹此係宇宙論地說《易》。日月四時之交替運行，無有已時；庶物群生之生發成長，相續不絕，此悉陰陽二氣變化代換之功。程伊川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²⁰此則重就人事以言易。夫天道之變化，既已有其常則；對於複雜之人事，如何隨時適變，咸得其宜，而能「順性命之理」、「盡事物之情」，以成就可久可大之德業，則是君子所當用心者。以下試論述之。

二、成德以應天

就天之超越面言，周初除崇仰傳統人格神之帝天外，同時肯認德化之形上天，此由「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及「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諸詩句可見。²¹至於孔子之踐仁以知天，孟子之盡心知性以知天，則是經由本身之修德以證知且透視此一德化之天。德化之天既經證知而被肯認，遂以天爲尊，謂人性惟天所命，而以與天合德爲修身之極致，此即〈中庸〉與《易傳》所顯示之思理。孔子教示子貢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²²天道不言，然而能令四時運行不息，百物生化不已。孔子生命之精進不懈，仁愛之普潤廣被，實

61年6月再版。

¹⁹《周易正義·序》；《周易注疏》，頁3，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

²⁰《易程傳·序》；《易程傳、易本義》，頁1，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民國63年3月臺景印1版。以下僅標頁數者，悉據此本。

²¹分見《詩經》之〈周頌·維天之命〉及〈大雅·文王〉；《詩經注疏》，頁708及頁537，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

²²《論語·陽貨》；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123，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61年元月出版。

能相應於天德；此等大德孔子既已具體顯現於日用常行之中，故亦不待於言也。修德以底於成，期能相應於天道之大生廣生，實乃行為合乎時宜之基礎。

（一）就自修言

〈乾·大象〉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頁7）天道運行，剛健不已；君子觀此，因而自我堅強奮發，永不懈怠。對於天道之運行，儒家重在觀其健動不已，道家重在觀其自然無為；對於個人之修持，儒家重在莊敬自強，道家重在清虛柔弱。此是儒道二家之大界分。天道既可有不同之觀察重點，足見儒者並非純然法天以修德，乃是藉觀天道以砥礪德行，使日進於高明，以期相應於天德耳。自〈乾〉以下，各卦〈大象〉之觀卦進德，誠如戴璉璋先生所說：「卦象、卦名與卦義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是一種道德上的興會。」²³然由此可見作者道德意識之強烈。

〈大有·彖傳〉釋其卦辭「元亨」云：「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頁129）〈乾〉下〈離〉上為〈大有〉，〈乾〉表剛健，〈離〉表文明，君子內在剛強壯健而外在文章光明，大有盛德之光輝，因時行事，可謂能相應於天德，此其所以得大亨通也。其〈大象〉云：「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頁130）君子觀〈大有〉之內外卦象，思此卦名，用以杜絕過惡，顯揚良善，順應天則，美化性命；此亦強調修德以應天。

〈復·彖傳〉云：「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頁213）陽爻從〈乾〉卦之初爻往上，六變至於〈坤〉卦而剝盡；陰盛之極，至於第七變則陽反生於初，所謂「剛反」、「七日來復」也；於是形成〈震〉下〈坤〉上之〈復〉卦，〈震〉表動而〈坤〉表順，所謂「動而以順行」也。天道

²³ 《易傳之形成及其思想》，頁102，臺北，文津出版社，民國78年6月臺灣初版。

健動而順理以行，人之德養亦當如此。陽爻既生於下，則有往上漸盛之勢，無有害之者，其朋類漸來而無禍患，此乃天道運行之法則；人之善心一旦發現，擴而充之，可以發揮沛然莫之能禦之力量，破除生命中之陰暗邪惡，以相應於天德，因而「利有攸往」。故由〈復〉卦可見天地生物之心，亦可體證吾人從善去惡之道德心。

〈无妄·卦辭〉云：「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頁 219）言若所行不合正理則有災禍，而不利於所往。《程傳》云：「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頁 219）「動以人欲」即是「匪正」，因而「有眚」；「動以天」則如〈象傳〉所云「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頁 220）〈无妄〉內卦之〈震〉表動，外卦之〈乾〉表健，故曰「動而健」，〈九五〉居外卦之中位，所謂「剛中」也，而與居內卦中位之〈六二〉相應。活動而表現剛健，且內外卦之中爻皆得位，相應而不相敵，是以能大通而正固，此乃天之道，人道亦當如是。〈大畜·象傳〉則勉人「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如是方「利涉大川」，而「應乎天」。（見頁 228—9）凡此，皆在勉勵君子之自修，當剛健自強以相應於天德。

（二）就接物言

〈坤·大象〉云：「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頁 25）大地形勢順傾博厚；君子觀此，用以厚積其德，容載萬物。地在天之下，示順承於天；然而廣大博厚，可以承載物類，蘊蓄生命。君子亦當含弘光大，潤物無方，以應地德。君子發強剛毅以自修，寬裕溫柔以待人，如是剛柔並濟，始爲全德。

在六十四卦之中，六爻皆吉者唯〈謙〉卦，蓋能謙卑以接物，則無往不利。〈艮〉下〈坤〉上爲〈謙〉，乃地中有山之象。山本崇高而在地表，今反在地中，此即《程傳》所謂「以崇高之德，而處卑之下」（頁 136），或「卑下之中，蘊其崇高」（頁 139）。崇高能自處卑下，乃益見其崇高；亦唯有能自處卑下者，乃能蓄積崇高之德也。其〈卦辭〉云：「亨，君子有終。」蓋能退讓不矜，則無往不亨通，必然有好結果。其〈象傳〉伸之云：「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謙尊而光，

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頁 137-8) 天雖在上，卻能向下化育萬物而光明普照，此是天道之謙；地雖處下，其氣卻能向上升進而成長萬物，此是地道之謙。懷有謙德之君子，方處尊位時，能光照群生；雖自居卑下，其德實高而不可踰越，如是則能相應於天地之謙德，而得善終。「謙謙君子，卑以自牧」，是故「用涉大川，吉」；而「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是故「有終，吉」。²⁴ 凡此，皆是說明居謙之益。

〈家人·卦辭〉：「利女貞。」《程傳》云：「女正則男正可知矣。」(頁 323) 言家人之中，男女各正其位則有利。其〈象傳〉云：「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頁 323) 〈離〉下〈巽〉上為〈家人〉，下卦之中位為陰爻，上卦之中位為陽爻，是女內男外各得其正而相應，如天尊地卑之有序不亂而相交，故曰此乃「天地之大義」。本卦說明家人相處之時，當各居其正，乃合乎天則。

〈睽·象傳〉云：「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頁 332) 〈澤〉下〈離〉上為〈睽〉，睽者乖違也；澤潤下而火炎上，二體相違，故名。天高地卑之位相乖違，但其氣相合以成化育之功則相同；男剛女柔之質相乖違，但其相互愛慕之心志則相通；各種物類之樣態相乖違，但其稟化育而生之事則類似。各種事物既相違異，復相和同，故不當相互排斥，而貴在因其時宜，相資以為用，以共成事功，此〈睽〉之時與用所以甚重大也；天地如此，人事亦然。其〈大象〉云：「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頁 333) 君子雖與世俗和同相處，卻有異乎尋常之操守。就「異而同」以言彼此之相資，就「同而異」以言君子之操持；合此二者，然後〈睽〉之義乃盡。

〈姤·象傳〉云：「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頁 392-3) 〈巽〉下〈乾〉上為〈姤〉，姤者遇也。一陰生於下，而

²⁴分見〈謙〉卦〈初六〉及〈九三〉之〈爻辭〉、〈小象〉，頁 139 及頁 141。

與其上之眾陽相遇，示天地陰陽之氣相遇合，各種物類皆明顯呈現。〈九二〉與〈九五〉皆以陽剛而分居內外卦之中位，猶君臣以同德相遇，而可以大行其道於天下。《程傳》云：「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頁 393）此是從反面立說，以明物類之間，惟有相遇乃克竟相成之功。然相遇也有時，故曰姤合之時與義皆甚重大；天地如是，人事亦然。

（三）就化民言

〈泰·大象〉云：「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頁 105）〈乾〉下〈坤〉上為〈泰〉；天地之氣相交，而萬物和暢，故名。國君觀此，當裁制成就天地生物之常道，輔助天地成物之正理，以輔佐護佑人民。蓋天地雖以生物為心，然對於民生之所需，則不能自然俱備。此則有賴君師之教諭，使民知生養之方，然後能遂其生。發揮人能，乃所以參贊化育，以相應於天德。

〈豫·彖傳〉云：「〈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頁 146）〈坤〉下〈震〉上為〈豫〉，豫者樂也；〈坤〉表順而〈震〉表動。天地順理以動，故能化成萬物；建立侯國以及出行軍隊亦須順理以動，方能達成目標。天地順理運行，故日月之升降不過差而四時之迭運無錯亂；聖君順理施政，則無有差失，致刑罰清簡而萬民悅服。方建國、行軍或治國時，若能如天地之順理以動，則有功績而能致樂，故曰〈豫〉之時與義皆甚重大。

〈頤·彖傳〉云：「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頁 237）〈震〉下〈艮〉上為〈頤〉，頤者養也。聖君養賢任能；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能澤惠萬民，此與天地之長養萬物同德。然民物之養，貴在因時，故特言其時之重大。

〈咸·彖傳〉云：「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天地感而

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頁 274-5)〈艮〉下〈兌〉上爲〈咸〉，咸者感也。〈艮〉爲少男，〈兌〉爲少女，柔上剛下，女上男下，示陰陽二氣能感應而相親附。天地之氣相感應，故萬物化育生成；推言之，聖君能感通人心之好惡，民皆受化，故天下諧和平治。知聖君若能與民心相感通，則能相應於天地之氣感應而生化之大德。

〈恆·彖傳〉云：「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頁 285) 天地自古以來恆常存在，蓋其氣終始相生，是以運化不已。日月順應天道，往來盈縮，所以能長久照耀；四時變化更替，因而能長久成歲；聖君持久其因時適變之治道，因而天下遷化於善，而有成功。惟有守常，方能適變；惟有適變，方能長久；惟有長久，方有業績。是故由恆久之理，可見天地萬物之實況。

〈兌·彖傳〉云：「〈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之矣。」(518) 〈兌〉爲澤，重卦象二澤附麗相潤，而有喜悅之義；單卦之中位爲陽爻，上位爲陰爻，示中剛健而外柔順。能和悅而守正道，乃順乎天理而應乎人心之表現。和悅以爲人民之表率，則人民受其感化而不計較勞苦；和悅以冒犯險難，則人民受其感動而不擔心死亡。方和悅之道廣大推行時，人民皆能相勸爲國。有國者能和悅以化民，人民受其德澤，是以咸效其忠以反潤之。

〈中孚·彖傳〉云：「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頁 539-40) 〈兌〉下〈巽〉上爲〈中孚〉；中孚者，中有誠信也。就卦象言，三、四兩位皆陰爻而居本卦之內，二、五兩位皆陽爻而分居內外卦之中，示中剛健而懷柔情。下悅從其上，上順遜其下，如是表現誠信，因而能感化邦國。心中有誠信而能正固自持，則是能相應於天德。以上所舉，皆在說明聖君能以德化民，而與天德相應。

能修成其德以應天德者，謂之大人；大人者，大德之人也。孔子以「畏大人」

爲「君子有三畏」之一，而孟子以爲「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且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爲大人。²⁵〈乾·文言〉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頁 20）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謂能與天地健行、博厚之德合一；燭理不謬、是非分明，是謂能與日月長久照耀之明合一；生活有節奏規矩而不錯亂，是謂能與四時變化更替之序合一；知幾通微、及時化惡以免禍，是謂能與鬼神之預知吉凶合一。此即〈中庸〉所謂仲尼之道範「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²⁶張橫渠曰：「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已，則鬼神合吉凶。」²⁷此從孟子所云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以言與天地合德；從孟子所云聖智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以言與日月合明；從孟子所云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以言與四時合序；²⁸從〈繫辭傳〉所云「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頁 593），以言與鬼神合吉凶。橫渠就德行之溥博與慧光之朗照言大人之成德以應天，頗見精到；由是亦可見《易傳》與《孟子》義理之相通。

²⁵分見《論語·季氏》及《孟子》之〈離婁上〉及〈離婁下〉；朱子《四書集註》之《論語集註》，頁 116，《孟子集註》頁 107 及頁 113-114，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²⁶〈中庸·三十章〉；朱子《四書集註·中庸章句》，頁 27，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²⁷《正蒙·至當篇》；《張載集》，頁 33，臺北，里仁書局，民國 70 年 12 月。

²⁸分見《孟子》之〈公孫丑上〉及〈盡心上〉；朱子《四書集註·孟子集註》頁 39 及頁 196、頁 191，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三、變通以盡利

天地間之事物，隨時在變化。日月四時之循環，有一定之規律而可以預測；人間事物之變化，則多屬彼此相互作用之結果，甚為複雜而難以逆料。儒道兩家，皆能深觀天人之變化，然因哲思之異，而有不同之對應態度。《莊子·秋水》云：「年不可舉（郭《注》：欲舉之令去而不能），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²⁹此從歲時之終始消息言及物類之快速變易，吾人不必措意於為與不為，惟有任其自然變化而已。³⁰王弼曰：「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動靜屈伸，唯變所適。」³¹順任事物之變化，無所執持，悠遊其間以自適，是乃道家之一貫態度。

〈豐·彖傳〉云：「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人乎？況於鬼神乎？」（頁 493-4）此固表明天地間日月四時與人事鬼神消息盈虛之必然，與道家同。然以為王者崇尚盛大，而致大之道，在智慧光明而能活動建功；慧光應當如日當中而普照天下，然後可以無憂慮。此則表現積極主動以豐大功業之精神，與道家異。〈繫辭下·八章〉云：「《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頁 625）此在說明《易》書之性質，然《易》書所講者無非天人之道。其中固在示人適應世事無常之變動，

²⁹ 《莊子·秋水》；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585，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民國 63 年 3 月臺影印 1 版。

³⁰ 成玄英《疏》：「萬物紛亂，同稟天然，安而任之，必自變化，何勞措意於為與不為！」（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588，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民國 63 年 3 月臺影印 1 版。）

³¹ 〈明卦適變通爻〉；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 604，臺北，華正書局，民國 81 年 12 月初版。

不可偏執一方；然復示人行止當合乎仁義之常規，不論出處皆知所戒懼，且令人明白憂患產生之原因，如是則雖無師保在旁，卻如面臨父母之教訓。知《易》書特重憂懼以進德，並非純然觀變以自適而已。

世事之變化既多屬人爲作用之結果，則君子一方面可以接受變化，另一方面亦可以改造當前不適當之狀況，以合乎現實之需要。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³²殷禮之不全適於周，猶夏禮之不全適於殷，皆須有所損益，以適應不同之時空環境。〈繫辭上·十二章〉云：「變而通之以盡利。……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頁 602-3）轉換而裁制不合宜之事物是謂變，推展而實行合宜之事物是謂通。須將不合時宜之事物轉換裁制成當前可以推展實行者，以充分彰顯美善。³³此是聖人君子之積極作爲，由之以成就一番福國利民之事業。〈繫辭下·一章〉云：「變通者，趣時者也」；「功業見乎變。」（頁 606，607）惟有靈活變通，方能與時俱進，而功成業就。小自人生之經歷，大至國家之發展，皆是如此。〈繫辭下·二章〉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頁 610）神農氏發明耒耨以耕作，日中爲市以交易，固有益於民生；但至於五帝時期，政治版圖擴大，生口日繁，亟須穩固其秩序。五帝乃因應此等情勢，建立文物制度，設定上下之位，於是社會組織由鬆散至結實，而呈現另一番新面貌。是謂推行所變化之文制，使民眾不厭煩；巧妙轉化現況，使民眾適宜生活。就《易》道而言，境況窮困就要改變，改變才能推行，推行方可長久。程明道曰：「識變知

³²《論語·爲政》；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2，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³³所盡之「利」，非財利，乃「美善」之意。如〈乾·文言〉所云「利者義之和」（頁 9），「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頁 18）；所盡之利乃「義之和」之利，「美利」之利。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孟子·離婁下》；朱子《四書集註·孟子集註》，頁 119，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所說之利，當亦是此意。

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³⁴古今異情，器用亦須改造更新，以應時代之需。是故惟有因時適變，方能盡善盡美，可大可久。

〈觀·彖傳〉云：「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頁 179）觀看天地之神妙運行，而能使四時之終始秩序不差錯；聖君以因時變化之巧妙方法設立政教，是以天下之民皆得到便利而信服之。此是由觀天道之妙運以達人道之制宜。〈賁·彖傳〉云：「『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頁 195）〈離〉下〈艮〉上爲〈賁〉；〈泰〉之〈九二〉升至上位，〈上六〉來至二位，即成本卦。〈賁〉內卦陰少陽多，外卦陽少陰多，少以文多，剛柔有變而相文，對於天道之運化小有利，此乃天道之文飾；〈離〉爲明而〈艮〉爲止，文彩光明而有所依止，此乃人道之文飾。觀看天文，用以察知四時有變化，故迭運不窮；觀看人文，可以知變通之理，因而能教化成就天下之人。此是由陰陽之變化而相文飾以見人文之化成。

〈剝·彖傳〉云：「〈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頁 204）〈坤〉下〈艮〉上爲〈剝〉。本卦除〈上九〉爲陽爻外，餘皆爲陰爻；乃陽爲陰所剝，至於將盡。陰柔改變陽剛，示小人勢力正盛，故不利於君子之有所往。順此不利之情勢而退止，乃是觀察形勢後所作之抉擇。蓋君子注重事物衰殺滋長、圓滿欠缺迭相出現之道理，此乃天道之法則，亦人道之法則。故須順此惡劣變化之形勢，及時退止以免禍。〈解·彖傳〉云：「〈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頁 352-3）〈坎〉下〈震〉上爲〈解〉，〈坎〉表險而〈震〉表動。處在險難之境況中，採取行動而免除之，則可以有另番新局

³⁴ 《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一》；《二程集》，頁 129，臺北，里仁書局，民國 71 年 3 月。

面；如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雷雨興起，雷雨興起則百果草木皆受滋潤而蕾苞裂開。天地作育草木之功，由解而成；人若欲脫離險境，則須及時行動以改變現況。〈革·彖傳〉云：「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頁 438）〈離〉下〈兌〉上為〈革〉，〈離〉為火而〈兌〉為澤，乃澤火相息滅之象。天地之氣推遷變易方能形成四時，商湯與周武王改變夏桀與商紂之舊朝代，領受天命而為新王，上順天地變易之常理，下順人心思變之要求，如是之變革為恰當，是以無悔恨之事。舊朝代苟失民心，則須變革成新朝代，方能利益民生，而符合人民之期望，革而合乎時宜所以甚重大者在此。

〈繫辭上·五章〉云：「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通變之謂事。」（580-1）此乃關聯天道與人事而言通變盡利。天道生生不已，日日去故來新，此是其美盛之德；由此而物類豐厚具備，此是其偉大之業。是故惟有讓變化不斷推行，乃能成就事功。〈繫辭上·十一章〉云：「變通莫大乎四時。……天地變化，聖人效之。」（頁 600）天地間變化之推行最顯著可見者乃四時之交替去來；聖君即效法天地此一革故生新之理，開創新業，以適應時代之需求。〈繫辭下·五章〉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頁 615）有日月之往來推移，方有光明之常照；有寒暑之交替出現，方有歲月之積成。有此屈伸消長之交相感應，天地不凝滯，而常有美善之新生。凡此，皆在說明惟有變故，方能生新之理；於天道如此，於人事亦然。

《管子·白心》云：「不可常居也，不可廢舍也，隨變斷事也，知時以為度。」³⁵對於法制，不可墨守成規，亦不可廢棄穩定，當順應社會變化以裁斷事情，要察知時宜以立定法制。知法制之保留或變更，原無定準，要看是否適用於當時。就個人如何面對多變之世情言，則蔡澤謂范雎曰：「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

³⁵ 《新譯管子讀本》，頁 692，臺北，三民書局，民國 84 年 7 月。

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³⁶所謂「聖人」，在此指賢士。就賢士之出處言，當體察天地間日有升降，月有盈虧，物有盛衰之常理，而在位高權重之時，及時退下，方是能「與時變化」，而明哲保身；不然，恐難免遭受物忌，而有不測之殃。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³⁷君子固志在濟世，但必須在安定之邦，有道之時，乃能有為；於危亂之邦，無道之世，不能有為，惟有韜光養晦以全身。是故因時因地而變化其出處，乃賢士立身處世之常道。胡五峰曰：「或往或來，天之所以為道也；或語或默，士之所以為仁也；或進或退，臣之所以事君也；或擒或縱，兵之所以為律也；或弛或張，王之所以化成天下也。」³⁸從日月四時之往來不窮，以見天道之健行不息；從語默動靜之適時，以見士人仁心之不泯；從出處進退之得宜，以見臣下事君之從容；從擒縱之當機運用，以見軍紀之伸張；從張弛寬嚴之交互施行，以見王者化成天下之功業。可知惟有因時適變，方能達於德行之完美。

君子雖衡審時勢以決定自身之行藏，卒乃歸於德行之修為。張橫渠曰：「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³⁹時有消息否泰之異，故君子之用有行藏仕止之別。然或出或處，君子之所為，總是出乎至誠無妄，順性命之理，由仁義而行。精義入神而時出之，是以能常存凝合至高之和諧，剛健不已，達乎美善，而能堅定自持。蓋君子所經歷，皆其修德之場，是以德行能日進不已，卒底於成。

³⁶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 957-958，臺北，宏業書局，民國 61 年 6 月再版。

³⁷ 《論語·泰伯》；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53，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³⁸ 《知言》；《胡宏集》，頁 13，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6 月第 1 版。

³⁹ 《橫渠易說》；《張載集》，頁 700，臺北，里仁書局，民國 70 年 12 月。

四、因時以存義

《周易》之每一卦皆代表人生之某種境況，此即所謂「時」；卦中各爻則是在此境況下之各種變化。王弼曰：「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⁴⁰在各種境況及其變化之下，皆能以恰當之方式對應之，是謂合乎時宜。《管子》云：「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涅儒（即盈縮）、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此說明時宜乃聖人行動之準則。然儒家之言時或時宜，並非基於利害之考量，而是基於德義之履行。《管子》復云：「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即槩獲），必周於德，審于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⁴¹德與時配稱，且以德之所遇言時，此或就政治上言其「成功之術」，然就君子之成德而言，亦然。

孟子以為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乃是「聖之時者也」。⁴²《禮記·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⁴³孔子行動之或久留或速行，處世之或退隱或出仕，原無定執，然各當其可，皆能體現道義，此所以為各類聖人之中最能合乎時宜者，而為「集大成」之聖人。《易》在教人知時，而孔子為「聖之時」，故孔子最能知《易》；孟子雖不言《易》，然志在學孔子，且行止皆合時宜，故程伊川以為「知易者，莫若孟子」⁴⁴。

⁴⁰ 〈明卦適變通爻〉；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 604，臺北，華正書局，民國 81 年 12 月初版。

⁴¹ 以上所引悉見《管子·宙合》；《新譯管子讀本》，頁 201 及頁 199-200，臺北，三民書局，民國 84 年 7 月。

⁴² 《孟子·萬章下》；朱子《四書集註·孟子集註》，頁 142，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⁴³ 《禮記註疏》，頁 652，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

⁴⁴ 《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五》；《二程集》，頁 327，臺北，里仁書局，民國 71 年 3 月。

孔子以為未嘗見「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之人，且以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彼與顏淵能做到。⁴⁵可見心志高遠，以道自任，行止靈活，樂天知命之不易。孟子以為「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⁴⁶「古之人」並無特指，代表孟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亦可謂是孟子之自許。見用而達則澤惠下民，不見用而窮則修己立範；窮達時也，或窮或達皆循道義，而得意自在，惟大人為能之。「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禹、稷當堯舜之治世，受到重用，而汲汲於所事；禹治水以絕民患，稷教民稼穡以免民飢，是「得志，澤加於民」，而能「兼善天下」之例。顏淵當晚周之亂世，不能有為，居食簡陋，而能自樂其道，是「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惟是「獨善其身」之例。孟子以為「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⁴⁷禹、稷與顏子出處雖異，乃其心之存乎道義則同，是以若異地而處，亦皆能有對方之操持。根據以上之引述，可知在處世態度方面，孟子實能相應於孔子。

公明賈以為公叔文子能做到「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而孔子疑之。⁴⁸「樂然後笑」與「義然後取」亦是合乎時宜，孔子既致疑於公叔文子，足見要做到三者之不易，然由此可知三者為孔子所許。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⁴⁹

⁴⁵分見《論語》之〈季氏〉與〈述而〉；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17 與頁 43，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⁴⁶《孟子·盡心上》；朱子《四書集註·孟子集註》，頁 190，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⁴⁷以上所引見《孟子·離婁下》；朱子《四書集註·孟子集註》，頁 121-122，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⁴⁸見《論語·憲問》；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97，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⁴⁹《論語·季氏》；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15-116，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此專就與人言語方面之不合時宜而言，急躁從性情說，隱藏從心術說，目瞽從觀察說；凡此，皆屬言語之過錯，欲學者能自我省察而改正之。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⁵⁰此是從言語之是否當機以見人之智或不智。當與人言而不言，是待人不誠之差失；不當與人言而言之，是言語不慎之差失。既有差失，即為不智，所宜改正。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詬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詬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⁵¹此是從言者存心之不正以言其不義。不論有意以言採取對方，或有意以不言採取對方，皆如穿牆之盜，意在採取別家之財物，而為不義。言默之不合時宜，乃至於不智與不義，學者所當深警之也。

〈乾·文言〉之釋〈初九·爻辭〉「潛龍勿用」，一則云：「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頁 11）此是從具靈變莫測之德慧然而潛隱在下之君子言潛龍。君子有堅定不移之心志，不隨世俗而變易其操持，亦不特意成就其聲名。得志則行道而為世所用，憂患則退避而韜光養晦。程明道曰：「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⁵²君子在或憂或樂之處境中皆能體道，不為一己之私考量，是故避開人世並不憂悶，不受肯定亦不憂悶；如〈大過·大象〉所謂君子之能「獨立不懼，遯世無悶」（頁 247）。再則云：「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頁 18-19）此是從君子之尚未成德因而隱微不顯言潛龍；此時不宜用世，當增強本身之德慧，以俟乎德之成。不論是前者

年元月出版。

⁵⁰ 《論語·衛靈公》；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07，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⁵¹ 《孟子·盡心下》；朱子《四書集註·孟子集註》，頁 213，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⁵² 《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一》；《二程集》，頁 141，臺北，里仁書局，民國 71 年 3 月。

或後者，皆是用世之時機未到，故當安守其分。

〈乾·文言〉釋〈九三〉爻辭云：「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釋〈九四〉爻辭云：「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恆，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無咎。」《周易》始終皆在勸人及時進德修業，不過在〈乾〉三、四之危位，特加強調。君子之上下進退，並無定執，惟適所安耳。至若進德修業，則須按照當時所宜而不斷警惕自己。進德之要在忠信，修業之要在考究文辭，立下真誠。若然，則知道事情之到來，立刻採取行動，而可以窺測事情之幾微；知道事情之結果而成全之，而可以達到道義之保存。是故居上位則謙卑自牧而不驕，在下位則安於本分而不憂。如是，雖有危險之到來，因能戒慎自持，而得以免禍。程伊川曰：「『天德不可為首』，言〈乾〉以至剛健，又安可更為物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為首；六爻皆同。」⁵³可知〈乾〉卦之六爻皆在教人以剛健之德，順時而動，而不為物先，此即〈乾·用六〉所以示人之微旨。

〈乾〉道與〈坤〉道雖並建以見《易》，然而實以〈乾〉統〈坤〉，而〈坤〉則順〈乾〉；〈坤·彖傳〉所謂「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頁 22）是也。〈坤·文言〉釋卦辭云：「〈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頁 31）〈坤〉體柔而用剛，質靜而德正；居〈乾〉之後，得其所主，而能持守仁義之常德，是以能含容一切，而功化光大。居〈坤〉道者，能順承〈乾〉道，發其潛德幽光，以澤潤群生，乃其合乎時宜之表現。〈中庸〉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君子持守常德，能因時正行而合乎中道，小人則放縱恣肆而違反中道。〈坤〉之順〈乾〉而能光化，亦是「君子而時

⁵³ 《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九》；《二程集》，頁 248，臺北，里仁書局，民國 71 年 3 月。

中」之一端。君子中庸之行，乃其至誠之表現，而具體見之於成己與成物。〈中庸〉云：「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⁵⁴成己屬內是仁，而有待於智；成物屬外是智，而有待於仁。仁智皆是性之德，內外兼備方是德之成。出乎仁智以成己成物，則隨時行之咸得其宜。張橫渠曰：「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然後知趨時應變。」⁵⁵要隨時應變而咸得宜，先要立定人道大本之仁義，由是知德義乃行為合宜之保障。

〈隨·彖傳〉云：「〈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頁 155）〈震〉下〈兌〉上為〈隨〉，〈否〉卦之初、上二爻易位，即成本卦。陽剛本在上位，今來居於初位；而讓本在初位之陰柔，升進至上位。如是以剛下柔，以上下下，誠如內外卦象所顯示者，動而眾人悅從。天下既悅從，則能隨時而動，故得大亨通而正固，無有禍患；隨時之道理所以甚重大者在此。此就治國言隨時之重要，乃基於君上義能俯就下民。就個人之作息言，則本卦〈大象〉云：「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頁 156）君子晝則自強不息以敬其業，夜則入室宴息以安其身；如是動靜以時，生活有序，所以能保健而強身。程伊川曰：「禮，孰為大？時為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⁵⁶動靜隨時，「當其時作其事」而不錯亂，乃禮中最須講究者，可見時與禮關係之密切。《禮記·禮器》云：「禮，時為大。……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⁵⁷無論堯舜之禪讓，或湯武之征伐，皆是順天應人，而合乎時宜者，此所以為禮也。張橫渠曰：「時措之宜便是禮，禮

⁵⁴以上所引〈中庸〉分見其〈二章〉及〈二十五章〉；朱子《四書集註·中庸章句》，頁 3 及頁 22，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⁵⁵《正蒙·大易篇》；《張載集》，頁 48，臺北，里仁書局，民國 70 年 12 月。

⁵⁶《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五》；《二程集》，頁 171，臺北，里仁書局，民國 71 年 3 月。

⁵⁷《禮記注疏》，頁 450，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

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⁵⁸堯舜、湯武之事業皆屬時措之宜，而能表現時中者。

〈損〉、〈益〉乃反對轉之二卦，當並觀以盡義。〈損·彖傳〉云：「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頁 363-4）〈兌〉下〈艮〉上為〈損〉；〈泰〉卦〈九三〉之陽與其〈上六〉之陰互易即成本卦，所謂「損剛益柔」也。減損陽剛以增強柔弱，當合乎時宜，不可過甚。廣言之，對於各種事物，或減損之或增益之，或充滿之或空虛之，皆當隨其時宜而進行，方不致有過差。其〈六四·爻辭〉云：「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頁 368）言減損自己之不善，使速有喜慶，可無禍患；此從減損過惡之好處說。〈大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頁 365）君子觀〈損〉卦損下澤以潤上山之卦象，當懲戒忿怒，杜塞私欲，使心氣平和，天理彰顯。不論損疾或窒欲，貴在及時，不待終日。〈益·彖傳〉云：「損上益下，民說无疆；……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頁 371-3）〈震〉下〈巽〉上為〈益〉，〈否〉卦〈九四〉之陽與其〈初六〉之陰互易即成本卦，所謂「損上益下」也。能減損上位者之所有以增益下位者之所無，則人民因受惠，其喜悅乃無窮盡。進德修業能如內外卦體所顯示之活動而謙遜，則能每日進步而無界限；如天普施雨露，地生育給養，對萬物之利益亦廣大無邊。所有增益德行，利益群生之方法，皆當隨其時宜而進行，以免差失；此亦強調時宜對〈益〉道之重要。其〈大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頁 373）見人有善行則慕從，見己有過錯則改正，亦貴在及時，不待終日；改過亦所以益善。就觀卦進德言，〈損·大象〉偏就損惡說，〈益·大象〉則偏就益善說。

〈艮·卦辭〉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頁 467）〈艮〉之單卦為山，有「止」之象；兼山為重卦之〈艮〉，亦有「止」義。卦辭中四「其」字當係同指「止者」。止者止藏其背部，是以外人不能獲得其身體；外人

⁵⁸ 《經學理窟·禮樂》；《張載集》，頁 264，臺北，里仁書局，民國 70 年 12 月。

雖行走於止者之庭除之間，亦不見止者之身影。止者方當時不我與而必須止藏時，能如是遯世而不見知，故能明哲保身，而無禍患。其〈彖傳〉云：「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頁 467-9）〈艮〉內外卦同位之爻陰陽相同，是上下敵對不相應，而不相親附，示世與我而相遺。君子於斯時固當安止於其所而晦其明，所謂「時止則止」也。然若天下有道而能見用，則君子不能一味止藏，須行道以濟世，所謂「時行則行」也，此乃〈彖傳〉對卦義之發揮。必須如是動靜行止皆合時宜而不錯失，人生之途徑乃光明順適。《程傳》云：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頁 467）

此言背對所欲之物而不見之，使心不亂，因而忘掉逐物之我；既背對之，則物雖至近而不與之交。如是，內不見有逐物之我，外不見有可欲之物，則心得安止而不妄動矣。然若心有所欲，雖背對之而強求其止，效果有限；當從心上作克己復禮之功夫，乃為止欲之徹底方法。且依《程傳》之釋，「其身」指我，「其人」指物，二「其」字所指涉者不一。陸象山以為《程傳》「說得鶻突」，遂云：「『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⁵⁹此說雖較伊川說為簡要直截，然於義理並未多作伸述，且二「其」字仍為不同之指涉。朱子云：「蓋『艮

⁵⁹《陸九淵集·語錄上》，頁 419，臺北，里仁書局，民國 70 年 1 月。

其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无咎』也。」⁶⁰此從身之或動或靜而心皆主靜以言止，乃伊川說之進一步發揮；義雖精，然與經傳之原意恐亦有間。

〈旅·彖傳〉云：「〈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頁 504）〈艮〉下〈離〉上為〈旅〉；本卦之主爻〈六五〉居外卦之中位，而能順應其上下之剛爻，示旅居在外者能隨順所處。〈艮〉為止而〈離〉為明，示對所止善於抉擇，能附麗於光明。《程傳》云：「止麗於明，則不失時宜，然後得處旅之道。」（頁 504）如是則能小有亨通，而獲吉祥。可知行旅而合乎時宜之道理實甚重大。所以然者，《程傳》云：「天下之事，當隨時各適其宜，而旅為難處，故稱其時義之大。」（頁 504）行旅之所以難處，在須適應時常改變之環境，並且尋覓安全無虞之寓所，故如何方能合乎時宜，對行旅而言，尤見重大。

〈小過·彖傳〉云：「〈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頁 547）〈艮〉下〈震〉上為〈小過〉。本卦三、四位為陽爻，餘位為陰爻；陰盛於陽，是小有過差。又本卦內外卦之中位皆陰爻，而無陽爻，故曰「柔得中」，「剛失位而不中」也。小事過而能得中，是以亨而吉，然而不可大事而過也；所行合乎時宜，是以雖有過而能得其正也。《程傳》云：「時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頁 547）「事不可遠過其常，在得宜耳。」（頁 548）當過而過，雖非過失，但亦不可超出常道太多，否則便真有過。總須依當時之狀況，而為適宜之表現。誠如〈大象〉所云：「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頁 549）君子德行過乎恭敬，喪事過乎哀慟，用度過乎儉約；以此過度之行矯正世俗之失禮與奢靡，亦可謂能得中而合時宜。

⁶⁰《周易本義》，頁 45，臺北，世界書局，民國 68 年 10 月 5 版。

君子生當無道之世，雖然「隱居以求其志」，「窮則獨善其身」，「遯世無悶」，然而聖賢濟世之心，實無有已時；其對斯民之關懷，往往流露於言行之間，不因天下有道或無道而有異也。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⁶¹聖人有民胞物與之胸懷，其視天下生民之苦難，如疾痛在身，是以栖栖遑遑，僕僕道途，而不顧他人之非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⁶²君子雖明知道不能行，然仍仕宦者，只為行義，是乃出乎「知其不可而為之」之高尙道德情操，而非常人所能及。方孟子不見用於齊而須離去時，「三宿而後出晝」，尹士譏其「不明」、「干澤」而「濡滯」。孟子曰：「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⁶³齊為大國，且齊宣王能萌發善心，是以孟子期望能受重用，以便行道而安齊民，進而安天下之民。及見齊王不改過，與己不合，乃不得已而去之。然仍存齊王改過之一念，是以延緩離去。及至希望破滅，乃決然歸去。此其惻怛之仁，寬容之量，亦非常人所能及也。孔孟居亂世而不隱，出於悲憫以濟世，此亦其因時以存義之一端，而尤見精神之偉大。

⁶¹ 《論語·微子》；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28，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⁶² 《論語·微子》，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29，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⁶³ 《孟子·公孫丑下》；朱子《四書集註·孟子集註》，頁 62，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五、知幾以安身

君子之立身處世，固在因順當時事情之變化，而表現應有之義行。然事情之發生，多非突如其來，往往有跡可循。能看出事情發生之源頭，是謂知幾。知幾則能將行爲導至正確之方向，或對可能之惡果事先防範，因而可以趨吉避凶。惟所謂幾，可自兩方面說，一爲心念之隱微，一爲事情之徵兆。察知隱微心念之善惡，去惡從善，使言行如理而不悖謬，如是則身安；看出事情發生之徵兆，避免不利結果之發生，如是則身安。知幾而及時去惡從善以正行，化解禍根以保身，亦屬君子合乎時宜之作爲。

（一）察知心念之隱微

〈復·初九〉：「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頁 214-5）言迷失不遠，而能復善，則不至於悔恨，而有大大吉利；以爲此乃吾人修身之要方，意在勉人及時改過以從善。〈繫辭下·五章〉伸其義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頁 620）顏淵有不善之心念不會不察知；察知之後即時化去，不會再將之表現於行爲。至於聖人，則從心所欲皆如理，不復有不善之念矣。故曰顏子已接近知幾之聖境，孔子所稱「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⁶⁴，是也。

〈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頁 148-150）言人之心如能中正自持，節概如石之堅定，去除豫樂不待終日，則因真正而得吉利。〈繫辭下·五章〉伸之云：「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⁶⁴ 《論語·雍也》；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35，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終日。」(頁 619-620) 能察知心念之隱微而從其正念，當已至乎神妙之境地。與尊上交往不諂媚，與卑下交往不輕慢，此是存心之正，堪稱知幾。幾乃起心動念之隱微處，能從其正，則所作皆吉，故此處乃吉利之預先顯現者。君子當洞見心念之隱微，從其善念而立即採取行動，不須等待一整天。張橫渠曰：「『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見皆吉也。」⁶⁵此即說明心念之隱微惟有貫之以仁義等純正之常道，方為知幾。如是則不待終日，斷然可以明白不能耽於豫樂。只要能順性命之理，直道而行，則所顯現者莫不吉利也。人之心念雖有善有惡，然知幾則純就依從善念說。王船山曰：「得失以理言，謂善不善也。虞，慮也；《易》不為小人謀詭至之吉凶。於其善，決其吉；於其不善，決其凶。无不自己求之者，示人自反而勿傲幸、勿怨尤也。」⁶⁶得為吉，失為凶。易只為君子謀。順理為善，逆理為惡。善則決其為吉而有得，不善則決其為凶而有失，得與失皆從順理與否說。「易不占險」，小人行險以傲幸，則《易》不為之謀，故占筮所得之吉凶皆失準。此亦專從善惡言吉凶，能去惡從善以得吉，則是知幾。

周濂溪曰：「誠無為，幾善惡」；「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⁶⁷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乃誠之當體自己；其發用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神也。方起心動念之初，善惡尚未分化成形，而在似有若無之間，此一心念之隱微處是謂幾。聖人順應誠體而動，神感神應，是以所當之幾皆純正無邪。牟宗三先生曰：「吾人之感于物而動，其動之幾、剋就幾之為幾本身言，則不能無差異

⁶⁵ 《正蒙·神化篇》；《張載集》，頁 18，臺北，里仁書局，民國 70 年 12 月。

⁶⁶ 《周易內傳·卷五》，頁 6；《船山易學》，頁 464，河洛圖書出版社，民國 63 年 12 月臺景印初版。

⁶⁷ 分見《通書》之〈誠幾德第三〉與〈聖第四〉；《宋元學案·卷十一》，頁 483 與頁 484，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 年 9 月臺 1 版。

之分化，即不能保其必純一，故有或善或惡之分歧也。其動之幾承誠體而動者為善，以不為感性物欲所左右故，純是順應超越的誠體而動故。」⁶⁸常人的生命駁雜，所當之幾往往不能純正。苟能至誠無息，承體起用，則所當之幾，皆是寂感之真幾也。

〈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頁 118）〈九五〉居外卦之中而得位，示大人所居之位中正適當，是以能吉。但須有即將亡國之深慮遠戒，國家方可如物之繫於桑根之安固，而無傾危之患。〈繫辭下·五章〉伸之云：「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頁 618-9）以為其位可常安居者遭受危險，以為存在可常保持者導致滅亡，以為治平可常擁有者招來禍亂。故君子於安居時想到可能有危險，於存在時想到可能會滅亡，於治平時想到可能致禍亂；如是深懷憂患，不敢放逸，自身方能安全，國家方能保有。陸象山曰：「人當止邪於未形，絕惡於未萌，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⁶⁹君子要隨時警省，止絕邪惡之萌生，危亂之或至，以保證言之純善，國家之平治，此知幾以保身安邦之方也。

（二）洞見事情之徵兆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⁷⁰蘧伯玉與史轡同是衛大夫。史轡之一味正直如矢，精神固然可嘉，但或可行於「邦有道」之時，於「邦無道」之時則恐不能免禍。蘧伯玉於「邦有道」之時則進仕，於「邦無道」之時則退隱，必如是進退裕如，

⁶⁸ 《心體與性體·第一冊》，頁 332，臺北，正中書局，民國 62 年 10 月臺 2 版。

⁶⁹ 《陸九淵集·語錄上》，頁 419，臺北，里仁書局，民國 70 年 1 月。

⁷⁰ 《論語·衛靈公》；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06-107，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乃可以全身。〈蠱·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頁 170）方天下無道之時，能不事王侯，而高潔自守，此〈繫辭下·五章〉所謂「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頁 617），故其心志堪為世法；若蘧伯玉者可以當之，此孔子所以美其為「君子」也。

齊景公之於孔子，先言欲「以季、孟之間待之」，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見齊君無進賢之誠，勢不可為，乃決然離去。「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齊人為阻孔子仕魯，乃饋贈女樂於魯，魯當權大夫季桓子非獨受之，且耽溺於此，致連續三日不上朝，如是不明事理，好色怠政，已不足與有為，故孔子亦離去。⁷¹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⁷²士無罪而見殺，將漸次以及大夫；民無罪而見戮，將漸次以及士，故皆當離去以避禍之將至。凡此，皆是所謂知幾。胡五峰曰：「知幾，則物不能累而禍不能侵；不累於物，其知幾乎！」「幾之來也，變動不測；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⁷³天下之事變動不測，必須此心定靜不妄動，然後能不累於物而應付裕如。見微知著，先為之謀，則能遠禍而安身矣。

〈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頁 25）足履於霜，則知其將結成堅硬之冰；蓋陰氣既開始凝結，順此情勢下去，即會結成堅冰。自然現象如此，推之人事亦然。〈文言〉伸之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頁 31）積善之家，即使未立刻致福，但他日必有較多之福慶；積不善之家，即使未立刻遭殃，但他日必有較

⁷¹以上皆見《論語·微子》；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26，頁 127，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⁷²《孟子·離婁下》；朱子《四書集註·孟子集註》，頁 112—113，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⁷³《知言》；《胡宏集》，頁 12，頁 43，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6 月第 1 版。

多之殃禍。善惡方積，已兆福禍之端，所宜慎始。臣子之弑其君父，亦非朝夕之故，其來也有漸。平日若非臣之不軌，即是君之無道；逐漸蓄積，卒乃有此巨變。宜及早察明，杜絕禍根，以免導致不幸。〈噬嗑·上六〉：「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頁 193-4）言人因心智昏昧，不能明悟，積成大罪惡，至於負何刑械，遮沒其耳，實為凶險。〈繫辭下·五章〉伸之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頁 618）積小善卒成大善，足以成就美名；積小惡卒成大惡，足以毀滅自身。小人輕忽小善而不為，姑息小惡而不去，卒乃善無可稱，罪無可逭。審乎此，對於小惡，當及時悔悟，以免積重難返。

〈屯·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頁 40）對於欲行之事，若本身能力不足以自濟，又無應援；則猶如想逐取鹿，但無虞人引導，徒令自己陷入林莽中。君子見幾而行，對於此等事，不如捨棄不做；若一味做去，必然窮困。此告誡吾人方當屯難之時，不可動則不動，以免自困。〈需·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頁 54）此言方遇艱困難濟之時，當等待於曠遠之郊，不可冒犯險難而行；然利在固守常道，乃無禍患。蓋世事有時非我所能為，君子於此能有所待，泰然處之，而不冒進。〈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頁 59）言若能不長久於訟事，雖稍有言辭之批評，終究可得吉利；所以然者，訟事畢竟不可長久，以免勞神傷財。若能事先退讓，止爭息訟，是為上策；故〈大象〉教人「作事謀始」（頁 62），以絕訟端。〈比·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頁 82）言所親比者不得其人，乃甚可傷之事；蓋恐受其累而有不測之殃，故君子當慎所親比。〈繫辭下·五章〉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頁 617）本來不必受困卻遭困厄，名聲必受辱；本來不該憑藉竟憑藉之，自身必危險。故君子當知困阻所在，而避開之；當知非據所在，而不依之，以保名而全身。〈繫辭下·

五章〉云：「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頁 621）君子讓自身安定方行動，則行動從容；讓內心平和方言語，則言語順達；讓交情堅定方求助，則求助見信。如是則助緣多，而得以全身。危疑而行動，則不得人助；憂懼而言語，則不得人應；無交而求助，則不得人援。無有助緣，則有傷之者矣。是故君子言行當安和誠懇，方能得多助而安其身。〈乾·文言〉釋〈上九〉「亢龍有悔」云：「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頁 21）人若位極崇隆，則當知謙退。若只知前進而不知後退，只知存在而不知滅亡，只知獲得而不知喪失，如此一味高亢，恐遭物忌而有不測之殃。唯聖人則知進退之道，存亡之理，來往自如，是以能持盈保泰，而妥貼順適。凡此所告誡吾人者，誠如〈既濟·大象〉所云君子當「思患而豫防之」（頁 556）。

六、承難以遂志

君子能在本身之起心動念處去惡從善，避免發而爲惡行以致禍；且能明察事端，預爲之謀，避免導致不利之後果。凡此，皆屬我所能自作抉擇者。然世事多變，人生之遭遇，有時受制於環境，非個人之意志所能完全左右。對於無可避免之困厄境況，君子能堅定意志而順受之，並不刻意逃避。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⁷⁴ 小人一遇窮困則溢常爲非，君子卻能面對窮困而固守節操；二者之別，亦由此以見。蓋「君子素其位而行」，「素患難行乎患難」，「居易以俟命」；

⁷⁴ 《論語·衛靈公》；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05，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雖處患難，而能依循道義，俯仰無愧，順受正命，是故能「無入而不自得」。⁷⁵安然承受困厄，不易所守，以遂行善志，此亦君子合乎時宜之表現。

〈屯·卦辭〉：「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象〉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頁 35-37）〈震〉下〈坎〉上為〈屯〉；屯者，難也，象草之始出地而未伸之形。〈九五〉之剛與〈六二〉之柔雖相交，但在事物發生之初，是以情況多艱難。〈震〉為動而〈坎〉為險，象活動於險難之中。於斯時也，能以正固之德持守，始有大亨通。方當天下雜亂冥晦，如雷雨盛作之時，不可有所往；當建立侯國，以廣資眾輔，又當憂勤戒懼，不敢安逸。〈初九·爻辭〉：「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頁 37-38）言當屯難之世，雖盤桓不遽進，然而心志行為卻要端正；能以高貴之身自居於低賤者之下，則甚能獲得民心。君主建國之初，事多險難，能守正以立根基，憂懼以圖發展，則可得民心而逐步至於大亨之境。

〈否·卦辭〉：「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頁 113）言當否塞之世，非人道交通之時；陽剛往居於外，陰柔來居於內，是以不利於君子之行正道。誠如〈象傳〉所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頁 114）於斯時也，君子之自處，當如〈大象〉所云「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言以儉約之德避免危難，不可用祿位讓自身顯榮；蓋當小人得意之時，君子若不退避，反居顯榮之位，則禍將及身。〈六二·爻辭〉：「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頁 116 當否之世，小人包畜順承於上，故得吉利；然此吉利乃無價值而可鄙者。大人則如《程傳》所云之「自守其否」，「不枉己屈道」，「不雜亂於小人之群類」（頁 116），因而得其

⁷⁵以上所引見〈中庸·十三章〉；朱子《四書集註·中庸章句》，頁 9-10，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道之亨通；大人不枉己而能伸道，故其行爲具道德之價值。張橫渠曰：「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⁷⁶趨吉避凶，人之常情。君子之於世事，有時雖已盡其義道，仍難免有凶禍之來；如孔子嘗「在陳絕糧」，且遭叔孫武叔之毀。⁷⁷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且彼亦嘗「有戒心」；凡此，皆是孟子所謂人生「莫之致而至者」之氣命。⁷⁸君子於此，不特意避凶趨吉，而能「順受其正」，安然領受正命。⁷⁹是以能仰不愧而俯不作，而全其天德。

〈習坎·卦辭〉：「有孚，維心亨，行有尙。」〈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尙』，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頁254-6）〈坎〉象險，本卦內外卦皆〈坎〉，兩險相重，所謂「重險」也。內外卦中位之陽爻皆陷於二陰之中，如水流注於相重坑坎之中而不滿盈，尙未出險。君子雖在險中，然而謹守誠信，依剛強中正之道而行，是以其心亨通。循是勇往直前，則能出險而有功績，是故此等行爲有可以贊賞之處。《程傳》云：「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頁254）此強調至誠終能克服險難，以致亨通。張橫渠曰：「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凝滯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⁷⁶《正蒙·大易篇》；《張載集》，頁54，臺北，里仁書局，民國70年12月。

⁷⁷分見《論語》之〈衛靈公〉及〈子張〉；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105及頁135，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61年元月出版。

⁷⁸分見《孟子》之〈離婁上〉、〈公孫丑下〉及〈萬章上〉；朱子《四書集註·孟子集註》，頁108、頁54及頁135，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61年元月出版。

⁷⁹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盡心上》；朱子《四書集註·孟子集註》，頁188，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61年元月出版。）

⁸⁰此強調秉義直行，而不遲疑，則能濟難而有功績。二說悉在發揮以剛健之意志克服險難之義。然險不只是待克服，亦可加以利用。如王公按山川丘陵等險要地形設下屏障，則可以守護國土之安全。故處險之時，與用險之便皆甚重大，而不可輕忽。

〈遯·卦辭〉：「亨，小利貞。」〈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頁 292-3）〈艮〉下〈乾〉上為〈遯〉；〈艮〉為止，故遯有隱退之義。本卦初二兩位為陰爻，陰漸盛而侵陽，示小人勢力漸盛，君子惟有遯退。《程傳》云：「君子遯藏，所以伸道也。」（頁 292）言君子身之隱，乃其道之亨也。〈九五〉居中當位而與〈六二〉相應，示能順應情勢而及時退避。因小人勢力漸長，故及時退避而能守正，仍小有利。於當遯之時則須遯去以免禍，故遯之時與義皆甚重大。〈大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頁 293）君子之遠離小人，不疾言厲色，以免招其怨忌；但須莊矜嚴格，使其知所敬畏，而不敢輕狎。此係君子所以自全之方。〈中庸·十一章〉云：「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⁸¹君子只是依循中道常理以處世，時當遯則遯，雖不為人所知亦不悔恨，以其心中有所主也。張橫渠曰：「聖人不為沽激之行以求時知，依乎中庸，人莫能知，以此自信，不知悔也。」⁸²凡沽名釣譽，或表現慷慨激烈之行者，多屬感到有所虧欠，不能自我肯定，故藉此以求時人知之也。聖人則自信其德之充實，是以能依循中道常理，雖不見知於世人，亦能泰然處之。蓋聖人之或藏或行，但視時之所宜，而無定執也。

〈明夷·卦辭〉：「利艱貞。」〈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⁸⁰《張子語錄·語錄抄七則》；《張載集》，頁 334，臺北，里仁書局，民國 70 年 12 月。

⁸¹朱子《四書集註·中庸章句》，頁 7，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⁸²《橫渠易說》；《張載集》，頁 72，臺北，里仁書局，民國 70 年 12 月。

(頁 314-5)〈離〉下〈坤〉上爲〈明夷〉；夷者傷也，光明掩入地中，象其見傷，故曰〈明夷〉。〈離〉爲明而〈坤〉爲順。方紂之時：文王被幽囚於羑里，身罹重大禍患，能內涵文明之質而外現柔順之德，如是自處以渡過禍患；箕子以宗室之身而遭逢危難，能晦藏其光明而正持其心志，如是自處以承受危難。對於艱難處境，能晦其明以保身，現柔順以應物，正其志以崇德，此所以爲君子也。

〈蹇·彖傳〉云：「〈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大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頁 341-4)〈艮〉下〈坎〉上爲〈蹇〉。〈艮〉爲山、爲止，而〈坎〉爲水、爲險；山上有水，難以前進，故蹇有險阻之義。見險阻而停止不前，始爲有智；若逞勇冒進，則有悔恨。於人生路上方遇險阻而不能順適如意時，當反省自身，修養德行，而不歸咎他人。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⁸³惟有反求諸己，始能端正其身，進而感化天下大眾。如是，外在之險阻反爲吾人德慧成長之機緣。

〈困·彖傳〉云：「〈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頁 418-9)〈坎〉下〈兌〉上爲〈困〉；〈坎〉爲水、爲險，而〈兌〉爲澤、爲悅。水在澤下，澤中無水，因有困乏之義。下卦之〈坎〉爲剛卦，上卦之〈兌〉爲柔卦，剛揜於柔，象陽剛之君子爲陰柔之小人所揜蔽，所以困乏。然君子逆來則順受，在險難之中能愉悅，在困境之中能自得其樂。蓋大人憑其剛強中正之道以處困，是以生命能貞定而得吉利。此外，在困境時當努力修德，若徒騰口說，必致窮困，而不見信。遭逢困境，而能剛正自持，乃所以致悅樂之道也。〈大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處困而能盡道俟命，遂行善志，乃君子之當分。程子曰：「〈蹇〉便

⁸³ 《孟子·離婁上》；朱子《四書集註·孟子集註》，頁 98，高雄，立文出版社，民國 61 年元月出版。

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⁸⁴道爲常而境爲變，以常處變，故無適而不可。胡五峰曰：「道無不可行之時，時無不可處之事。時無窮，事萬變，惟仁者爲能處之不失其道，而有成功。」⁸⁵仁者守經行權，能因時善處而不失其道，是故不論窮通，皆能有其功業之成就。

〈未濟·彖傳〉云：「『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頁 562-3）〈坎〉下〈離〉上爲〈未濟〉；〈坎〉爲水而〈離〉爲火，水火不交，且六爻皆失位，象事之未成。本卦主爻〈六五〉以柔居尊位而得中，且應於〈九二〉之剛，示事雖未成，然勉力則有致亨之理。事未成而尚未出於險中，如小狐之幾濟水而尚未濟也。若不能持續努力以達終成，即如小狐渡水之沾濕其尾而不能濟，無有所利。本卦各爻雖皆不當位，然而上下卦同位之爻皆剛柔相應，示有可濟之理，只須持續努力，卒能底於事之成。方世事未濟之時，勤奮則成功有望，懈怠則失敗無疑。〈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頁 568）居未濟之極，當以其至誠，堅定心志，樂天安命，如人飲酒以自樂。然若耽樂過分，如人放肆飲酒至沾濕其首，則是不知節制，而有失誠信。《程傳》云：「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頁 568）事之未成，難之方殷，乃人生無可奈何處，固當窮不失義，順受正命；若遂肆意放浪，自甘墮落，是乃不知命，而不足以爲君子也。

⁸⁴ 《河南程氏遺書·卷五》；《二程集》，頁 76，臺北，里仁書局，民國 71 年 3 月。

⁸⁵ 《知言》；《胡宏集》，頁 5，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6 月第 1 版。

七、結語

《周易》古經雖是占筮之辭，然周初之敬德思想，既已見於其中，故《周易》古經可謂是占筮、修德兩用之書。此後賢士大夫復有以修德之言解釋卦爻辭者，於是敬德之思想逐漸深化。孔子於繼承此等思想遺產之後，更以其創關之心靈，融攝成以仁為中心之德教，體大思精，方向明確，影響深遠。《易傳》作者循此前進，於是儒家經由道德人生觀所建立之德化宇宙論，至此完成。《易傳》作者憑藉卦爻所顯示之各種情境以說理，更加豐富儒家德教之內涵。是故《易傳》不論在人生哲學或天地之道方面義理之闡揚，皆有豐碩之成果。《易傳》以儒家之道德學解經、作論，可說是《易》理調適上遂之發展。復經歷代諸儒對《周易》經傳義理之弘揚，益見義理《易》學之廣大規模。

《周易》經傳固然顯示世事變動無常，然而重在教人面對種種情境時，皆能基於德義，處置得宜；在聖人德合天地之標準下，君子之成德，以能相應於天德為理想。君子對於時勢推移所產生之新局面，能因革損益，以適應當前之需求，所謂「變通以盡利」也。君子之進退行藏，並無定執，只是衡審機宜，隨時而動，而皆不失其正，所謂「因時以存義」也。君子察知心念之隱微，及時化惡，以免造罪；洞見事情之徵兆，預先防範，以免致禍，所謂「知幾以安身」也。君子對於人生無可奈何之困厄，安然承受，而堅定善志，所謂「承難以遂志」也。凡此，皆是君子所行合乎時宜之表現，而具現於《周易》經傳之義理中。

Viewpoint of An Appropriate Time in Chinese Literature 【Chou Yi】

Liu Jin-Hisen*

Abstracts

Chinese literature 【Chou Yi】has long histories. It was not only a book for divination, but also a resource for morality practice. Principles and theories of another Chinese literature 【Yi Chuan】 were, in fact, developed, amended and extended from 【Chou Yi】. Therefore, 【Chou Yi】 actually provided a lot of people with many useful information. This essay extends the term “an appropriate time”; key points are listed below.

1. Morality accomplishment to orientate the divine providence: A righteous man should follow constant rules to meet challenges from the changing world for morality accomplishment. Once morality is accomplished, one can meet the God’s will and establish a basis for finding a right time, no matter in self-fulfillment, social skill, or people reformation, etc...
2. Flexible to create further advantages: When time changes, the society will change as well. Ceremonial can only be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when it is used flexible and adjusted along the time to better-fit people’s need and nation’s development. When old dynasty loses people’s trust, it should be reformed to a new dynasty. When we are in a dangerous situation, we should act at once to solve the problem. 100% perfection can only be achieved when we improve obsolescence.
3. Change with time to accumulate morality: When the Confucian talk about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n appropriate time”, they do not consider monetary benefits; instead they take the practice of morality and manners into consideration. Moves of a righteous man will not stubborn and fixed; instead a righteous man takes every move in accordance with his own faith and justice. Administration of a nation and behaviors of a person should also be changed along the time, for achieving the greatest benefits. To relief people, Confucius and Mencius, due to sympathy, did not lie low during troubled times. They serve as examples here too and from here we can see their mighty spirits.

4. Foresee to settle down: The term “Foresee” is to observe connotations of a flash of idea and to perceive the minutest details. Foresee can help one to remove evil influences and maintain positive effects and, for a further step, to take shelters. If one can be honest and not over-tolerate, then his observation and foreknowledge will be true. If the one can be calm and not rashly, he can recognize the whole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small part and deal with everything.
5. Bear the misfortune to achieve one’s expectation: A righteous will not lose his sense of honor and justice even though he is poor. He would bear and face the misfortune. For helpless issues in one’s life, he will not sedulously ward off evils; instead he can make up his mind to face his destiny. A righteous people will develop firm and fair methods to deal with his difficult position, so that his life is steady and free of compunction.

Key words: Chou Yi, Appropriate Time, Flexible, Morality and Manners, Foresee, misfortune.

